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重读《资本论》

Representing Capital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 著

胡志国 陈清贵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重读《资本论》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 著

胡志国 陈清贵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资本论》/[美] 詹姆逊著; 胡志国, 陈清贵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0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8185-1

I. ①重… II. ①詹…②胡…③陈… III. ①《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7620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重读《资本论》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 R. Jameson) 著

胡志国 陈清贵 译

Chongdu Ziben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9.75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5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献给玛丽亚-艾莉莎·塞瓦斯科
(Maria-Elisa Cevasco)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范畴的游戏	8
第二章 对立面的统一	36
第三章 历史作为尾声	58
第四章 《资本论》中的时间	73
第五章 《资本论》中的空间	87
第六章 《资本论》与辩证法	102
第七章 政治结论	111
注释	122
索引	134

导 言

人们不应为此感到惊讶：马克思的著作如资本本身一样，总是说不完的，对于资本的每一次调整或变化，他的文本和思想都会以不同方式、不同重点予以回应——用法语说，就是 *inédits*——富含新的意义。目前，帝国主义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化时期，形成了全球性构架。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变化——即使不谈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本身近来的扩张，至少可以说其内部发生的与目前时代相应的危机与灾变，这些危机与灾变和过去一样，较之以前的危机与灾变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性和历史独特性——我们更应将注意力转向马克思的艰辛探索中尚不为人所关注的特征。

这些转变无疑会表现为对马克思著作本身的重新调整：首先，在现代主义方兴未艾之时，表现为一种新的对当时刚发现的 1844 年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的着迷；然后，随着 60 年代开始产生它们自己的影响，表现为对那些名为《大纲》的 1857 年笔记的沉醉，从这些笔记的开放式结尾中，人们似乎看到了从“辩证唯物主义”及其种种手册的僵硬程式中解脱出来的希望。^[1]

但我们不能说，那些手册包含的固化能和《资本论》（第一卷）² 的固化相比。第一卷是《资本论》系列写作中唯一由马克思本人悉心



制订提纲、撰写完毕并出版了的书，《大纲》就是为这本书准备的笔记。与阿尔都塞相反，我将证明，异化理论仍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我还要证明——这一次和阿尔都塞的观点一致——异化理论在《资本论》中已经被转化为一个全然不同的非哲学或后哲学的维度。然而，难道这个第一卷本身不是与此前更确切的未出版作品中的笔记与思索一样，都属于未完成的作品，而只是二者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在这里，我要说，第一卷不是未完成的作品，马克思身后出版的著作的层次（利润率趋于下降、地租、多重时间性）在这里已经以我们期望的圆满形式固定下来了。^[2]但我还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特征没有体现在这部更纯粹的经济学作品中，认识这些缺失只会让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更有力量。

我将说明，《资本论》——从现在开始，我省略“第一卷”——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它是一部关于
3 失业的书。这是一个诽谤性的观点，我准备通过细致分析全书的观点和失业的阶段及逐步发展来证明。这可以想象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或悖论的序列：一些问题在表面上解决以后，会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人们不曾料到的新问题。

于是，这个过程必须被想象成一种具体的原叙事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对观念困境以新的、可能更易处理的方式做出的转化或重新编码也会导致研究对象自身的延展：互相关联的难题或困惑的相继解决构成了整个结构或系统的框架，在这里就是资本主义系统的框架。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表现正是这个独特的建构过程，此过程与大多数哲学文本及修辞论证的建构过程不一样。我不打算涉及关于科学的讨论。我只想提一下：阿尔都塞把后者定义为没有主体的话语（即是说，不带信仰或观点）。^[3]

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真理就是你同意得出的结论。当所有那些环环相扣的问题都解决之后，对资本主义结构和动力的揭示就完成了。在这个序列中没找到位置的话题，一般会被看做是反对马克思或反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论断的，尽管（如果不是伪问题）这些话题可能只

是不同类型的问题，与很不一样的事情相关。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致力于为资本主义系统及市场的危机（通货膨胀或滞胀引起的经济增长或减速问题）提供实际解决方案，他们希望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矫正系统，但不把它作为一个总体进行思考，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的抱负（也是大多数追随马克思的经济学家的抱负）。

他们的思考不是一项哲学工程，其目的也不在于阐述林林总总的资本观念；马克思的论证也不是哲学的，他不以玩弄这样那样的真理观点为乐。但也许可以肯定地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驳是哲学的，因为这些人重新拾起经验主义者对使用如总体或系统之类的框架的反对方法，认为框架是想象出来的实体。（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反对意见的回击反过来似乎也采用了哲学形式，一种被普遍视为辩证法的形式。）但在这里我断言：《资本论》既非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也非大多数学术型经济学院系提出的专业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

当然，我也小心不让本书后面的文字被解释为对《资本论》的文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危害最大的地方，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内部。在这个学说的鼓励下，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经济基础研究专家——资本主义现象的评论员、革命战略家——几乎完全看不起上层建筑的文化工作者，除非他们能进行合法合理的分析，或碰巧提出了某种与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像这些人做的那种对《资本论》的文学解读，总是刻意总结这部书的形式特征（例如，它是喜剧的还是悲剧的），或将其作为某种叙事来阅读，而各种力量（资本、劳动、国家）则被清除到一个演员表或图像模式之中。^[4]但是，这也许是对近年来文学理论发展方向的一个误解，在当下，文学理论已经开始讨论和倾向于怀疑与传统哲学的困境不无关系的困境了，即再现困境。当代对真理的质询，以及对总体或实在的质询，必须以再现问题为中心。今天，再现问题像病毒一样彻底侵蚀了现有学科，尤其动摇了语言、指涉和表达的维度（这些曾是文学研究的领地）以及思考的维度（这曾是哲学的领地）。经济学也不能幸免，这个学科一方面提出了如金融资本之类的隐形实体的存在，另一方面提出了如金融衍生



- 5 工具之类的不能理论化的独特事物的存在。至于政治理论，传统问题——什么是国家？——已经变为某种无法回答的后当代版本——国家在哪里？——而过去被称为权力的东西，那时看上去如金币或至少如美元钞票一样坚硬、真实，现在已经成为神秘主义者和生理学家不可捉摸的玩物。造成所有这些摇摆不定的混乱的，是再现问题，而让再现失去定准的，可以这么讲，是历史本身。因此，如果说再现问题是后现代的、历史的，那么也可以说，历史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再现问题。

讨论资本主义，也许神学本来可以干得更好。可以说，神学是由概念在真空中的自由嬉戏和没有指涉物的比喻的运作构成的：“一”与“多”、主体与客体、处处皆中心的圆周与自在的存在（*ens causa sui*）等辩证概念的相互作用。但即便是斯宾诺莎式的神学（该理论的非时间性人所共知），要想包容像资本主义这样特殊的空间变异和时间变异如此悖谬地交织在一起的总体，也会困难重重。

- 至于再现问题，我是将其放在与概念化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中（作为思维或意识形态与叙事的关系的结果）来理解的。马克思对表现一词的频繁使用（以及被频繁地引用）必须这样理解，而不能仅仅在修辞学或语言学/文学的意义上理解。在现代，将再现问题重新纳入哲学议程的是海德格尔^[5]，而在议会民主陷入危机的今天，再现的政治功能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例见德勒兹、福柯、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海德格尔的理解较为狭窄，认为“再现”是现代性的历史表征，是现代性的主体/客体分离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认识论和玄想的批判，对单面性以及更普遍的物化的拒斥——在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之后，会使对它的分析更加透彻。我本人倾向于把再现理解为认知测绘和意识形态构建中的一个基本操作（这里是在正面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构建的）。
- 6

因此，我也希望强调一下如弗洛伊德著作中那样的再现和可再现性之间的联系。^[6]在弗洛伊德著作中，梦的无意识构建扫描能指，寻找可用因素和基础材料，为欲念和驱力的表现/再现做准备。可见他的著作预设了两个特征：第一，任何完全地或让人满意地再现驱力都

是不可能的（因为每种形式的欲念都已经是一种再现）；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一直密切关注可再现性，可再现性一方面与最微妙表达的驱力（即使仅仅作为一个表征）的可能性有关，另一方面与这种表达可获得的材料有关（在弗洛伊德的案例中，就是日常语言与形象）。在这里，历史介入了，因为作为媒介的东西在某一历史时刻可以用来圆满地表达欲念的某个特征，在另一时刻却可能无法获得。

但当我们从精神及其驱动力的神秘转向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谁都不曾见过那个总体，资本主义也不曾以这种面目示人，而只表现为表征。这意味着，任何构建资本主义模式的努力——这就是再现在目前这个语境中的意思——都是兼有成功和失败的：一些特征被突出了，另一些特征被忽略乃至歪曲了。每一种再现都是不完全的。我还想强调一个事实：每一种可能的再现都是各种各样的异质的构建方式或表达方式的组合，是完全不同的表述类型的组合。这些方式、类型不能相互通约，它们只能是一个代表多种视角的方法的混合体。人们必须从这些视角去接近资本主义总体，但无论哪一种视角都不能将其穷尽。正是因为有这种不可通约性，辩证法才会出现。辩证法的存在是为了协调不相容的思维方式，同时避免把它们简化为马尔库塞如此令人难忘地称之为单面性的东西。因此，举例来说，社会阶级在同一时刻既是一个社会学观念，又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环节，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口号，然而从以上任何一种视角单独做出的定义都必然是不尽如人意的。^[7]的确，我们可以大胆断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接受不了这种形式的定义的原因。人们无法定义社会阶级，只能在一种视差内暂时接近它，这视差会将社会阶级安置在不相容方法的多样化集合的虚在的中心。社会阶级只是资本主义总体的一个功能，那么，当谈到资本主义问题本身的时候，难道不更是如此吗？

然而，这里并非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不可再现，所以是不可言说的，是语言和思维之外的一种神秘现象。相反，人们必须加倍努力，从这个角度言说那不可言说之物。马克思的书给我们树



立了一个辩证地完成这项事业的绝佳榜样。也正因为如此，他最终赖以取得成功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来说既重要又迫切。

对于资本主义空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其中信息传播的力量既无处不在，又哪里都不在，同时还通过占有和包含而不断扩张。由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时间性，我们足以发现这一点：这台机器经常出毛病，它恢复正常的办法不是通过解决局部问题，而是通过将其转嫁到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它的过去总是被迅速遗忘，而安乐窝中的未来在突变之前总不相干（以致结构主义关于共时的观念有时让人觉得明显就是为了处理这一特殊的新现实而提出的概念意识形态）。

8 这一复杂的现实把自己裹在它本身投射出的时间和空间中，对它的任何描述的背后，似乎都跟着两个非常辩证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乎其技术的，说的是物化现象：技术是原因还是结果？是人类力量的创造物还是人类的主人？是集体力量的延伸还是对集体力量的占有？在这里，技术是被生产的并以惰性的物质形式在生产中幸存下来的事物，它的这一性质让我们在认识上极为困惑，这种困惑通过技术决定论或人格隐喻释放出来。无论两种结果中的哪一种，在观念或意识形态上都不能让人满意，都是对马克思著作的循环往复、似是而非的阐释，而且互不相容。也许对立面的统一为我们观察在马克思著作中表现为一种交替的东西提供了更有效的视角：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本主义这样的现象是既好又坏的，是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具建设性也最具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个人很喜欢新技术、新发明和新的科技发现^[8]，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评价这些东西在《资本论》中扮演的可怕角色，有效地避免受到对更朴素的过去、对更人性化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怀旧的诱惑（这种诱惑无时无刻不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介的（技术可以作为中介问题的一个例证）。这里，货币是最有用的指示物，因为这个没有价值的物品代表了生产和消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水岭，不解决因介入这些两极之间而产生的任何认识问题，反倒让它们有可能在实际的、世俗的行动热潮中完全被遗忘。物化也是这团迷雾的一部分，但在这里的意义和它

在作为公共机构物品的技术（即由存储的劳动转换而成的东西）中的意义不一样。作为物，货币似乎更像某个外来的社会契约；作为关系，货币是一个等式，等式两端的各方或各项目会致命地误导我们将其视为一个物，并将其作为政治的基础，如同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废除货币时所认识的那样。在思维中，中介只是一个词，容易受到所有最有害的反辩证法主张的影响；事实上中介是一个谜，会完全阻碍思考。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以精湛的技艺处理它。

最后谈谈历史，谈谈同一和差异的同一（或二者的非同一？）。唯有这一特殊的对立面的统一，才能对今天问得最频繁的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尤其是为什么要回到这部特殊的名为《资本论》的19世纪作品？如果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效，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重新解读这部著名的、受人膜拜的经典。如果马克思的思想不再有效，那么为什么不提出新的思想，把第一卷中那些熟悉的口号统统送进档案公墓，就像所有曾经正确而现在已经完全过时的科学观点一样？

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各阶段之间的同一和差异。每个阶段都真实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结构（利润驱动、资本积累、资本扩张、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同时彰显着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以及社会体制和人际关系中的变化。今天对《资本论》的任何创造性解读都是一个翻译过程。这个过程把为维多利亚社会第一个工业时代创造的语言和概念在忠实于原初构建的状况下转换成了另一种代码，还通过对初次再现的抱负维度和精巧结构的坚持，保证了它在当代的可再现性。欧内斯特·曼德尔声称，清除了仍然保存在资本主义较早阶段中的陈旧的、残留的因素以后，马克思建立的对这个系统更纯粹、更实用的抽象性就显得更真实、更切近当代环境了。^[9]今天，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失业率增加，人们更急切地寻求新的投资和市场，似乎一切都将证实这个评价。

于基林沃斯，2010

第一章 范畴的游戏

11 《资本论》的开篇三章（“第一部分：商品和货币”^[10]）是这部书中人们读得最广、研究得最多的部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这三章频频使用辩证语言（马克思的说法是“与黑格尔调情”），很让一些人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三章会因此而不能为一般读者——尤其是劳动人民——所理解，而且以唯心主义为本质的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水火不容，因为之所以会有马克思唯物主义，正在于马克思决意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同时，这三章会让马克思主义退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或更准确地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开始就坚决地取代了的哲学框架中。这种观点最有影响的提倡者是路易·阿尔都塞，他建议初读时跳过这一部分。他还说，对异化的思考（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它基本上仍是哲学性的，读者应审慎地保持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和这些思考之间的距离。（此前很多年，卡尔·科尔施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策略和防备建议，尽管哲学观点迥异，反辩证法立场却是相同的。^[11]）

12 马克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让阿尔都塞的观点似乎有些道理。马克思为《资本论》的第二版重写了一个更简单的阐述，增加了

许多阿尔都塞反感的华美的辩证片段；后来，在法语版中，他从头再次尝试对大部分相同材料进行简写。还可一提的是，事实上这几章的“终定”稿本身最初就是早前一本小书或宣传册子《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12]的改写，因此人们大概有理由对整个这一部分在全书中的不确定地位思考再三（无须特别想从心理上推测马克思有完美主义倾向还是偏好留下残篇）。

同时，对别的许多人来说，开篇三章实际上包含了《资本论》的所有基本命题，因而是进入整部作品的必然通道。砍掉对价值理论的阐述，《资本论》就会变成一篇平庸的经济学论文，不会比它毁灭性地进行分析与批判的普通政治经济学著作高明多少。因为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仿佛阐释维度之类的东西：它肯定了所有价格和市场交换现象背后深层规律的存在。马克思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些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规律，“剧烈波动”（782页）、资本主义的不可抗拒的扩张、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消亡等就难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版本的劳动价值规律戏剧性地解开了一个古老的关于市场的谜（人何以能从公平交易中获利？）。

另一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劳动价值理论直到第六章才首次出现，在开篇三章中并未得到详细阐述。用黑格尔的话说，第一部分无疑是在训练我们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的习惯；然而，那个诚挚的邀请——离开流通与市场“那嘈杂的领域”（“此处什么都在表面发生，任何人都一望而知”），跟随资本家和工人“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¹³（279页）——直到第六章末才发出。到头来第一部分反而把我们带到了如过去的著作一样的死路上，即那种在《资本论》主体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货币理论，这种理论对这一剖析资本主义的巨著的最大贡献就是说明货币本身只是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表征（也就是说，一个“中介”，一个不解决矛盾本身而只“提供矛盾在其中拥有活动空间的形式”^[198页]的替代性解决办法；我们后面会再次提到这一重要表述）。

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前行，而是后退了：他以早前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终点为出发点，以当年结束时的货币理论为出发点，回到原点深化、细化，以商品形式将起点哲学化，经过重新浸润之后再怀揣价值理论抽身出来。不过这新的开端没怎么涉及资本理论，资本理论要到第四章才开始讨论。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资本论》第一部分追溯到早期形式，视其为如前身一样虽短却自身独立完整的论文的根本原因。第一部分不应被类比为歌剧的序曲，而应被看做瓦格纳《莱茵黄金》（几乎与马克思那三章同时构思）一类小型的、附属的统一体——一个引领四联歌剧的短小的开场演出，正如古希腊悲剧结束时上演的羊人剧。这一解决方案能消除阿尔都塞的异议，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第一部分看成一个相关但半独立的讨论了，此讨论为将要到来的主要任务打下了基础，扫清了障碍，是一件比其后的主要作品（诚然，马克思任何时候都是为之骄傲的）更完备的作品，或说是一件塑造、打磨得更惹人喜爱的工艺品。

这种方法不是要像阿尔都塞有时诽谤似的所做的那样，断然抛弃开篇三章，也不是要贬低这几章中大量的辩证语言和比喻修辞（其实，这些辩证语言和比喻修辞道出了有关马克思的创造性的一些最有趣的秘密）。相反，这种方法真能让我们就形式和自主性提出问题，¹⁴ 在我们阅读《资本论》最后一部分（第八部分，关乎所谓的原始积累）的时候，这些问题也能提供有益的洞见和同样新颖的视角。对于书中篇幅最长的三章，我的方法也将证明是有效的。这三章事实上各自独立，就像大海里的岛屿，似乎阻隔了整本书的思路。它们分别是第十章“工作日”、第十五章“机器和大工业”、第二十五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把握个别分析和命题在整个结构中的位置是解读《资本论》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在于把整本书看做将在适当时候解开的一系列难题，一系列谜团或悖论。自然，这些难题、谜团或悖论的解决将是辩证的；它不会以冷漠、理性的揭示驱除先前的悖论或二律背反的怪异，而是将问题的怪异保存在辩证解决方案的新的怪异中。对这些难

题的阐述长短不一；难题会重叠，会在出人意料的时刻得到结果，部分难题还会在结果中意外地表明彼此是相同的。毫无疑问，难题的难题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以及资本主义如何能首先以迥异于其他所有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方式而存在。

的确，与《资本论》正文——我们把第二到第七部分称为正文，下同——不一样，第一部分结合实例多次谈到了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有四种“没有商品”也没有商品理论化问题的“生产形式”（第一章）：鲁滨逊漂流故事、中世纪（封建）欧洲、农民家庭，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13]稍后我们又读到了印度村庄和印加生产模式（马克思在《大纲》中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14]这些例子在阿尔都塞对结构主导与结构决定的区分中，很好地得到了解释。^[15]就存在于每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类型而言，所有这些社会形态的决定因素无疑是经济。然而各自起统一作用的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可能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宗教形式，或古代城邦的民族气质，或封建社会（不用提那现在说不出口的、由居于中心的神皇来统一的亚细亚社会）的权力关系与个人主宰。在这些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或宗教的主导因素不同于该生产类型的决定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二者才是一致的：其经济决定因素也是世俗主导因素（或换言之，它是由货币形式建立起来的）。如果这么说不容易理解，我们可以从社区或集体的角度重新表述一下：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无论技术生产如何，都是以集体方式组织起来的，只有资本主义构成的社会形态——组织起来的人的混合体——不是通过聚合、而是通过分离和个人化形成的。

同时，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因素和决定因素在原则上的同一性使其成为第一个透明社会，即第一个公开了“生产的秘密”的社会形态。的确，正是在这种透明性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假说。只有在商品化趋于普遍化时，也就是雇佣劳动已经远远超越其他各种形式的阶级关系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假说才可能出现。^[16]然而，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让真理得到揭示的可能性旋即被意